

像胡杨那样，在这里扎根

李佩红



在许多人眼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遥远而陌生。且末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国内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且末黄沙环绕，沙漠面积占全县行政面积的近百分之四十。且末绿洲如“沙漠孤岛”，交通不便，却偏偏有一群河北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现保定学院）毕业的青年，不远万里，像胡杨那样在这里扎根，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还有半个月就又又到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了。且末一中灰顶白檐的教学楼里，处处透露着高考前夕的紧张气氛。我拿着侯朝茹等人毕业时留下的合影，在且末一中高三年级教室里，一个一个地寻找他们。我仔细辨认，侯朝茹、庞胜利、辛志超、苏普、李桂枝……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四个女生十一个男生。照片里的他们，手捧鲜花、身披绶带，青春飞扬的脸上，笑容那么灿烂。他们从那里起步，跨越五千公里，开始了“情系西北、献身教育”的漫漫人生路。

在三楼的一间教室里，我找到了照片上一袭碎花长裙的侯朝茹。她正在给学生们上历史课。她的头发向后扎成马尾，很有朝气，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不少。和照片上的她相比，侯朝茹已褪尽青涩，朴实无华的气质显得很踏实。

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消息传出，立刻激发了侯朝茹他们这一代学子的热情。

祖国西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神奇、壮美、厚重。

祖国西部，是需要年轻人开垦的希望之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年轻人渴望挑战险峻，战胜自我，去最艰苦的地方实现人生价值。去西部的想法在侯朝茹的心底萌生。

庞胜利在河北涞源县城找好了工作，王建超收到了省内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保定市多所中学打算聘请李桂枝……但他们都义无反顾选择了且末，就为了那一句：“那里的孩子需要老师，新学年马上就要开始，初一七个班的班主任有六个还没有着落。”

2000年，刚毕业的侯朝茹得知且末县来校招聘教师，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来她听说，报名的人很多，且末县只招七个人，可报名者足有两百余人。且末县前去招生的工作人员感动于报名者的热情，电话请示县教育局，破例多招了八人。侯朝茹很幸运地位列其中。她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爸爸。爸爸鼓励她，好儿女志在四方。妈妈心疼女儿，不放心她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可见女儿心意坚决，妈妈偷偷抹眼泪，悄悄为女儿准备行装。

此去关山万里，十五名年轻人奔赴且末，挥手告别学生时代，告别家乡，转身成



了教书育人的老师。

从保定出发，到达新疆吐鲁番，从吐鲁番转车至库尔勒，再从库尔勒转乘大巴抵达且末，其间要经过五天四夜的辗转奔波。“漫漫黄沙，满目荒凉，偶尔会看到几匹骆驼和驶过的汽车。”侯朝茹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小县只有四五万人，不及河北保定一个镇的人多。学校只有几排平房，泥土地面，墙皮脱落了，操场上尘土飞扬。与家人联系，一封信要在路上走半个多月。

为了孩子们期盼的眼神

新学期开始了。十五位青春飞扬的老师站上了讲台，好像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激起孩子们对远方的憧憬。

侯朝茹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情景。

教室陈旧、桌椅破损、门窗漏风。灰色调的空间里，唯有四十五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像晶莹剔透的葡萄，格外明亮、生动。

内心既忐忑又兴奋。教师这一身份的神圣感油然而生，给了她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这里，一切都是新鲜的，新鲜的地方、新鲜的岗位、新鲜的面孔。然而短暂的新鲜感很快过去。“沙尘暴来的时候，天突然毫无征兆地昏暗下来。”长那么大，侯朝茹还是头一回遭遇这么可怕的风暴。“电也停了，教室能见度不足一两米，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味儿。”孩子们的身影如同在雾中，朦胧而迷茫，一如她的心境。上课不得中断，侯朝茹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到家长身边，再顶着大风回到宿舍。她灰头土脸地独自坐着，一阵悲凉涌上心头。

“且末每刮一场大风，刮走的不仅有沙子，还有这里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留下来做真正的且末人，为了孩子，为了且末的未来。”想起到达且末第一天，接待他们的县工作人员诙谐又无奈的话，侯朝茹的脸红了。

大风一场接着一场，他们嘴唇干裂、嗓子肿胀、鼻子流血，声音变得嘶哑……大风更考验着他们的意志。望着镜子里憔悴的容颜，想到万里之外山清水秀的家，侯朝茹哭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真正让她平静下来、坚持下来的是一位同事的离开。“那是个冬天的傍晚，凛冽的寒风里，学生们在汽车站门口排着整齐的队伍，眼里

噙着泪花，向老师一次又一次挥手告别。班车徐徐开动，孩子们顿时哭成一片。突然，班长哭着问侯朝茹：“侯老师，你们会不会也要走？”看着学生渴望又无助的眼神，侯朝茹的心里一阵酸楚，同时心底也升腾起一股力量。

“不，老师不走，我会一直在，好好地教你们！”一诺千金，是责任，也是使命。从此，侯朝茹坚定不移地扎根在了且末。那么风沙呢？侯朝茹说：“既然无法改变自然环境，那就与它共存吧。”就这样，侯朝茹与这里的孩子们朝夕相伴，至今已整整二十一年。她在且末安家，在且末结婚生子，用坚守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灵。

用生命影响生命

老师们习惯叫维吾尔族女孩依利米努尔·艾麦尔江为小米。小米后来取得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大赛中脱颖而出。站在主持人大赛的舞台上，她讲述了侯朝茹这批老师在且末支教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

小米记得老师向学生沙漠的那边是什么。学生回答：“沙漠的那边还是沙漠。”是啊，沙漠里的孩子不走出去，永远想象不到沙漠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小米说，是老师们的爱，让他们跨越沙漠，汲取养分，坚定地追寻星辰大海。小米在演讲结尾说：“在你翻过无数座山之后，在你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老师，山的那边是什么，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侯朝茹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还特别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多年来，侯朝茹坚持自学心理学，为学生们开展义务心理辅导，成为孩子们的“知心姐姐”。“孩子就是一棵小小的红柳，我要呵护他们成长。”

在高三年级学生写下的“挑战书”中，我看到每个学生都确定了自己的挑战目标，并在各色纸片上书写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众多且末学子在侯朝茹等老师的辛勤付出和谆谆教导下茁壮成长。侯朝茹也会与风沙搏击，把笑脸和知识传递给孩子。

自侯朝茹2007年担任高中部班主任以来，每一届学生中都有贫困生。侯朝茹主动向校方反映情况，尽最大努力，帮助学生减免学费和伙食费。新一届毕业生中有个贫困学生，他和妈妈、妹妹三人相依为命。

当侯朝茹得知他交不起生活费时，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给他交伙食费，帮他买教学辅导资料。家访时，侯朝茹看到这个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马上给他买来节能台灯。在侯朝茹的帮助下，这个学生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侯朝茹用一颗母爱的心关爱班里的每一个贫困孩子，让他们获得了学习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十一年，七千多个日夜的坚守和苦战，岁月苍老了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对理想无悔的追寻，对西部大地、对学生和当地群众的挚爱深情。

“人生面临很多选择，‘选择所爱，爱所选择’。我很幸运，做了一名教师；我很幸福，做着一名教师。因为教师是在用生命影响生命，用人格塑造人格，所以我愿一生为此努力！”这是侯朝茹个人空间里的一段文字。作为且末一中高中年级的优秀教师，从2007年开始，侯朝茹连续带了六届毕业班，把数百名孩子送入大学深造。为了这些孩子，她和同年来且末支教的爱人携手并肩，把工作当生活，生活就是工作。

他们的付出也收获了学生和家长的真情回馈。这些学生哪怕有一点好吃的都想着老师，这小小的举动是人间最温暖的爱。“在且末，有一群可爱的孩子，我们被孩子们需要，被家长信任，很快乐。”侯朝茹说。

侯朝茹的许多学生毕业后回到且末工作，这些学生继续为且末的未来努力着。这是作为一位老师最欣慰、最骄傲的事。

从2000年到2021年，保定学院陆续为巴州输送了近百名毕业生，他们不是普通的志愿者、援疆人员，而是在这里扎了根。这些老师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更带来了一种精神，一种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2021年高考结束后，侯朝茹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这间教室，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记忆，梦想、青春、拼搏、感动、温暖，一切都是成长的印记。如今，洁净整齐的三十六套桌椅，等待着陪伴奋斗的主人。这就是时光荏苒吧，更是接力。”

就这样，侯朝茹用坚守温暖孩子们的心灵。她坚守了二十一年，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图为新疆且末县风光。

赵戈摄



云南的边陲小城瑞丽，一直让我念念不忘。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我曾经在几十年前，在瑞丽一带有过将近一百天的采访活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二是我原来所在的炮兵团，在十几年前建制地变成驻防瑞丽的边防团，这对我来说好比一个娘家整体搬家，所以瑞丽带给我诸多的牵挂。

瑞丽，非常美丽的名字，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瑞丽江，有茂盛的大榕树，有一座又一座美丽的傣家村寨。无论是翠绿的原野、流经村子的潺潺小河、茂盛的凤尾竹林、醇香的米酒，还是当地各种各样的风俗，都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最难忘的是震撼人心的象脚鼓和孔雀舞。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赭黑色的水罐。这是一个陶土烧制的水罐，古朴、笨拙。无数次搬家，这水罐一直是我的珍藏，不为别的，就因为这里面盛满了一位傣家老妈妈的情意，并且像米酒一样，时间愈久愈醇厚。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告别云南边陲的瑞丽县、途经怒江大吊桥时，由于是边防站，乘客要下车接受检查。我当时别的什么东西也没带，只是抱着这只水罐。边防站的战友们感到奇怪，过去一看，哦，是一罐大叶炒青茶，再端详一下这古朴的水罐，便微笑着递给了我。

我与傣家老妈妈的相识，是在边陲的一座傣家寨子里。当时我以现役军人的身份陪同两位云南作家深入生活，办创作讲习班。

在瑞丽，我首先结识的是老妈妈的女儿，一位有着标准北京口音的县广播站播音员。从这位傣族播音员口中，我才知道她们一家一直在北京生活，几年前才和妈妈一起回到故乡瑞丽。

我是北京人，老妈妈一听我的口音，就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之感，十分热情地款待着我，像接待一个远方的亲人。

慢慢熟悉了，才知道老妈妈出生在这里。抗战时期，老妈妈同一位在这里筑筑临时机场的青年工程师相恋，机场修完，他们的爱情也趋于成熟。老妈妈跟随这位工程师来到北京，近年才回到阔别许久的故乡。

老妈妈领我穿过长满含羞草的草地，站立在滚滚的瑞丽江畔远眺对岸的异国风光。她在竹楼四周种满鲜花，不无自豪地显示着自己育花的本领。她对房前屋后的花草十分上心，用细细的竹竿编成鸟笼似的篱笆。老妈妈的花大多是本地田野常见的，如夜来香、栀子花、含羞草，以及热带地区常见的蛇皮兰等花草，老妈妈让这些绿色的植物环绕，装点着自己的生活。

临分别时，傣族老妈妈挖出一捆蛇皮兰，又递给我十几棵青藤藤，嘱咐道：“这些东西在瑞丽不值几个钱，带到北京可就珍贵了，你一定要保护好。”交割完这些绿色的植物，她转身又抱来一只赭黑色的陶器，说：“这是大妈从缅甸买的，过瑞丽江时累得我好苦，我一直抱着它，生怕在船上跌碎了。”

水罐就这样到了我的手里，以一种古朴的韵味，赠我以绵远的情思。

以后，我再没有机会返回瑞丽看望这位老人。

然而这位老妈妈却一直记挂着我。我曾收到过当年同行的一位作家的来信，他再一次走访瑞丽的时候，得知老妈妈至今没有忘记多年前造访过她的北京口音的军人。从来信中，我才知道老妈妈的老伴从北京回到瑞丽后不久便去世了，现在她孤身一人，守着那幢竹楼，竹楼四周种植了许多甘蔗，生活得还不错。

友人在信中描述的情景，使我心安，亦为之心动。我多么盼望能在一个明媚的夏日，重新踏上那绿荫遮蔽的乡间小道，寻找边陲甘蔗林中翠绿色的竹楼，向那给予我温暖与母爱的傣家老妈妈一诉衷肠啊！那条小路，想必是鲜花依然艳丽，栀子花的清香依然醉人心脾吧？



图为云南瑞丽风光。

影像中国

瑞丽情思

高洪波

簕杜鹃那一抹红

郝俊

丽的姿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这座城市崛起的身躯……

坚忍不拔、顽强奋进是簕杜鹃的花语，也是深圳的城市品格。正是这一抹抹花红让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有了鲜活的形象和动人的显现，而深圳的生机活力又让簕杜鹃绽放出蓬勃的青春。

我们了解一座城市，如果以花为媒，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簕杜鹃属紫茉莉科，又名三角梅、九重葛、宝巾花。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叶子花，因为簕杜鹃最具观赏价值的部位是它的苞片，形状像叶子。从科属上讲，簕杜鹃和杜鹃花其实没什么关系，仅仅是因为其姿容与杜鹃花相似。“簕”

是指“植物的刺”，簕杜鹃的意思就是“枝条上有刺，且花如杜鹃”。

在深圳，簕杜鹃一年四季都开花，盛花期长达秋冬春三季，这股持久绽放的劲头着实可贵。簕杜鹃生命力旺盛，对土壤适应能力很强，可以广泛种植，在公路、天桥、公园、住宅区都可以见到它们靓丽的身影，加之其花色丰富，红的、紫的、橙的、黄的、粉的，把城市装扮得缤纷多彩。簕杜鹃好看，但不娇贵，属于易长的花卉。走在街头巷尾，一抬头，如果看到哪家阳台上的簕杜鹃开得正欢，我总会驻足观赏，尽管阳台的空间不大，它们却能够藤牵蔓引，争妍竞芳，就像红红火火的日子

一样。

深圳人很喜欢簕杜鹃，在秋冬之际会举办簕杜鹃花展，自1999年举办首届以来，每年的花展连续不断。2021年的花展于11月下旬在莲花山公园开幕，走进展区，徜徉花海，品种繁多的簕杜鹃像是在这里雅聚，庆祝属于它们的节日。爱花也是爱生活，人们流连于千姿百态的花景，同时也是在感受气象万千的城市，体悟丰富多彩的人生。

一抹花红让人们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风景。人们喜爱簕杜鹃，不仅因为它们形色俱美，更因为它开出了一股顽强生长的精气神。

